
居住福利、人口流动与城镇化

——基于江苏省的实证分析^{*1}

王祖山¹周明月²梁世夫¹

(1. 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3;

2. 江苏省信息中心经济预测处,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居住福利是居住者建立在居住之上的经济性、安全性、文化性、心理性和发展性需求的满足。主要利用江苏省城市数据, 测度和分析居住福利、人口流向、城镇化率指标及其关联性, 发现居住福利的分布呈现出区域经济水平高低不同而聚集的特征, 居住福利水平与城镇人口净流入之间呈正相关, 城镇居民福利水平与城镇化率之间也呈正相关。居住福利水平高的地区对人口流入的吸引力相对较大, 人口受居住福利吸引而流动, 其累积效应是推高城镇化率。专注于居民居住福利的构建, 既可引导人口的流动, 又是保障与改善民生的重要之举。

【关键词】:城镇化; 居民福利; 居住福利; 人口流动; 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F299. 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33X(2017)04—0135—06

一、满足居住福利诉求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举措

城镇化过程带来最大变化是居住的变化, 城镇化的实质是农村人口为改善生活条件而迁入城镇生活的过程, 城镇化进程促进原本分散在农村的资本、人口、非农产业等不断流向城镇, 并衍生出生产力发展的新空间形态^[1]。新型城镇化有别于传统城镇化, 它坚持以人为核心, 促进资源集约利用, 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落脚点是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改善人居环境、拓展发展空间。新型城镇化摒弃了以往以经济增长为目的、见物不见人的片面发展观, 树立了以人为本, 公平共享的新发展观, 注重生活水平和居民福利的实质性提升, 注重城镇化建设成果惠及全体居民^[2]。城镇居民的这些福利诉求与新型城镇化的目标一致, 城镇化进程既是居住福利诉求的满足过程, 又是新型城镇化目标的实现过程。

城镇化的过程是人口流动的过程, 人口净流入的累积将以城镇人口数量和城镇化率的形式显示出来。下面从城镇居住福利的内容与水平测度入手, 探讨居住福利的分布特征, 并研究居住福利对人口流向及城镇化率的影响等问题。

二、居住福利的内容与水平测度

¹ 收稿日期:2017—01—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居住保障资源的配置及保障效率研究”(12BJY054)。

作者简介:王祖山, 男, 中南民族大学教授, 主要研究房地产经济与居住福利。

（一）居住福利的内容。

1. 经济性福利。从经济视角分析居住带来的福利，这种福利源于居住者获得的福利感受与支出的成本比较，当居住者因居住获得的福利感越强，或为其支付的经济成本越低，其经济性福利就越高。可从居住的结构功能、居住环境和资源关系三方面分析经济性福利，其中居住本身的结构功能性福利源于居所的微观环境，包括房型、楼栋和小区的结构及功能；居住环境的福利性源于居住地周边公共资源分布的方便性、选择的自由性、服务水平的合适性、服务价格的优惠性、服务转换的自由度及转换成本的低廉程度等；从居住提供的资源关系看，包括就业形式多样性(如钟点工，临时工)，工作时间选择和工作转换的自由度，合理的工资水平，就业机会的易得性，交通、通讯、网络、食品及其它生活支出低成本性，教育、医疗保健、休闲娱乐质优价廉等。

2. 安全性福利。主要包括住所微环境的安全性、周边环境的安全性和区域环境的安全性等因素，是基本层次的福利需求。其中，微环境的安全性因素包括燃气安全、火灾预警、防火隔离、逃生通道安全、无障碍通行、消防车通道、车辆安全通行、行人专用道路、食品药品安全、照明安全、安全的人防技防等；居住周边环境的安全性因素包括垃圾堆场的安全、居住地上游水坝安全、排洪排涝能力、周边山体滑坡预警、周边噪声污染控制、周边危化品安全、周边易燃易爆品安全、周边地震避害空间(如学校、广场、场馆、空地)、恶性传染病防控安全、社会治安对人身财产的保全等；居住区域环境安全性因素包括区域水源质量安全、地区空气质量安全、信息安全、区域社会管理安全等。

3. 文化性福利。基本构成是住所及其周边的文化设施、场所及活动，包括文化活动的场地(如广场)，文化活动专用功能建筑(如图书馆、展览馆、剧院、音乐厅、文化橱窗)，休闲的场所(如游乐场、游憩地、休闲公园)以及人文和自然景观等。有了基本的文化设施与场所，还需要结合居住居民的多群体、多层次、多样性的特点，通过多层次的设计、多主体的组织、多活动的组合及多层次的参与，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实现其文化性福利。

4. 心理性福利。指个体心理或社会心理满足所带来的福利。个体心理包括基本心理认知过程，也包括情绪、情感与动机，还包括人格和能力；社会心理包括社会交往和社会认同。从居住的角度看，除居住者的自我调适外，居住者的心理性福利主要源于物理性的安全空间和社会性的交往空间的构建，源于居住者社会交往活动的安全参与。

5. 发展性福利。从一般意义讲，发展是指系统性的上升变动，而社会发展则是指社会由小型、同质转向大型、复杂、异质的过程，其价值目标是实现人的正义、平等和尊严。发展性福利的本质是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因为在市场经济下，价格这只无形的手调节了资源再分配，按效率配置社会资源，而发展性福利是对市场对资源配置结果的干预，将福利由富人向穷人转移，根据福利效用的边际规则，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同时促进低收入者的发展^[3]。

（二）测度居住福利水平的指标体系。

考虑数据的可及性，本文拟以城镇居住者的视角，从经济性福利、居住性福利、安全性福利和发展性福利等方面构建指标体系，用以测度居民福利水平。

本文城镇居民指城市的常住人口，其福利包括经济收入带来的福利，也包括共享文化、医疗、教育、环境等带来的福利。本文测度居住福利的指标体系由经济性福利、居住性福利、安全性福利、发展性福利四个一级指标和十个二级指标构成具体表 1。

表1 城镇居住福利的指标体系

二级指标	代码	单位	指标性质	
经济性福利	居民可支配收入	X_1	元	正 向
	居民恩格尔系数	X_2	百分比	逆 向
居住性福利	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X_3	平方米	正 向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X_4	百分比	正 向
	公路密度	X_5	公里/平方公里	正 向
安全性福利	社会保障和就业财政支出	X_6	亿元	正 向
	移动电话用户数	X_7	万户	正 向
	每万人拥有医院床位数	X_8	张	正 向
发展性福利	人均公共图书馆藏书量	X_9	册	正 向
	生均教育财政支出额	X_{10}	元/人	正 向

(三)居住福利水平的测度。

测度居住福利水平采用因子分析法，计算步骤及其运算结果如下：

1. 数据来源及预处理。本文测算数据来源于《2015年江苏省统计年鉴》，以2014年江苏省13市的相关数据为样本，测度江苏省居住福利水平。进行因子分析之前，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根据指标的作用特点，将其分为正向指标和逆向指标，如果指标数值越大，其所代表的居住福利水平越高(如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公共图书馆藏书量等)，则这类指标为正向指标；反之则为逆向指标。

对正向指标和逆向指标进行预处理的公式如下：

处理正向指标的公式：
$$Z_{ij} = (X_{ij} - X_{j\min}) / (X_{j\max} - X_{j\min})$$

处理逆向指标的公式：
$$Z_{ij} = (X_{j\min} - X_{ij}) / (X_{j\max} - X_{j\min})$$

其中*i*为样本数，*j*为指标数， X_{ij} 为指标的统计值， $X_{j\max}$ 为*j*指标的最大值， $X_{j\min}$ 为最小值。经处理后的指标消除了量纲的影响，指标数值均调整到了0—1之间，且均与居住福利水平是同向关系。

2. KMO和巴特利特(Bartlett)检验。KMO检验统计量主要用来检验变量相关和偏相关强度，其取值在0到1之间。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越强，KMO的值越接近1，也就越适合因子分析。根据Kaiser给出的标准，当测度出的KMO值小于0.5时，不宜用因子分析法。Bartlett检验原假设：相关系数矩阵是单位阵，其检验统计量近似服从卡方分布。若临界值较大，自由度一定时，在分布中对应概率*P*—值较小，当*P*—值小于设定的显著性水平时(如0.05)，则拒绝原假设，意味着适宜进行因子分析。表2检验结果显示，KMO检验统计量的值为0.65(大于0.5)，且Bartlett检验统计量的伴随概率值极小，表明可以采用因子分析法。

表2 KMO 检验和巴特利特球度检验

KMO		0.650
Bartlett 检验	卡方值	104.808
	df	45
	sig.	0.000

3. 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和公共因子贡献。按照特征值大于 1 的标准,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求解因子载荷矩阵,并通过最大正交旋转,提取公共因子。从运算结果可以看出,前 3 个主成分的特征值均大于 1,且其累计贡献率达到 87%,表明用这三个主因子可以对江苏省居住福利水平进行较好的解释。同时从变量共同度可以看出,除万人病床数和人均公共图书藏书量外,其他所有变量信息均大于 80%,共同度高,丢失变量信息较少,说明因子提取的总体效果良好。

4. 公因子命名。为了使所得因子具有命名解释性,本文采用最大方差法对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正交旋转,并按照第一个因子的载荷以降序的方式输出,发现社会保障和就业财政支出(X_6)、移动电话(X_7)、万人病床数(X_8)这三个指标在第一因子上有较高载荷,命名为保障性福利因子;公路密度(X_9)、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X_2)、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X_1)、建成区人均绿地面积(X_4)和人均图书藏有量(X_3)在第二因子上有较高的载荷,命名为生活性福利因子;在第三因子上有较高载荷的是生均教育财政支出(X_{10})和人均住房建筑面积(X_5),命名为持续性福利因子。

5. 公共因子的得分系数矩阵。提取保障性福利因子、生活性福利因子和持续性福利因子这 3 个主因子,运用回归分析方法,可以得出各因子的得分,由因子得分矩阵可以得到三个公因子的函数表达式:

$$F_i = \sum_{j=1}^{10} \lambda_{ij} Zx_j \quad (i = 1, 2, 3)$$

其中, F_i 表示第 i 个公因子的得分; Zx_j 表示第 j 个指标无量纲化后的数据; λ_{ij} 表示 Zx_j 在 F_j 上的得分。

依据因子得分函数,可以得到 3 个公因子的具体得分,对因子得分进行加权,便得出居住福利水平的综合得分。

每个因子权重的计算公式为:

$$W_i = \frac{\text{旋转后的各因子方差贡献率}}{\text{总累计方差贡献率}} \times 100\%$$

$$F = \sum_{i=1}^3 W_i \cdot F_i$$

计算居住福利水平:

根据旋转之后的 3 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以计算得到的各因子权重为系数,得到评价居住福利水平的模型如下:

$$F = 0.37501F_1 + 0.32415F_2 + 0.17978F_3$$

(四) 居住福利水平测度结果及评价

根据居住福利水平的评价模型，计算江苏省各城市的保障性福利、生活性福利、持续性福利以及综合福利的得分和排名，如表 3 所示。

表 3 各城市居住福利水平得分及排名

城市	保障性福利		生活性福利		持续性福利		综合福利	
	F1 得分	F1 排名	F2 得分	F2 排名	F3 得分	F3 排名	F 得分	F 排名
南京	1.0420	2	1.2082	3	-2.1011	13	0.4236	3
无锡	0.4549	5	0.5178	4	0.5171	5	0.4267	2
徐州	0.7687	3	-0.8485	10	-1.2641	12	-0.2027	8
常州	-0.5432	9	1.3278	1	-0.4339	10	0.1526	5
苏州	2.2533	1	0.4353	5	1.5046	1	1.2431	1
南通	0.1012	6	0.1932	7	1.4020	2	0.3400	4
连云港	-1.2316	13	-0.4749	9	0.0138	6	-0.6134	12
淮安	0.040	7	-1.0302	11	-0.2832	9	-0.3672	11
盐城	0.4569	4	-1.4502	12	-0.0258	7	-0.3031	10
扬州	-0.8056	10	0.4312	6	-0.6010	11	-0.2650	9
镇江	-1.1601	12	1.2434	2	0.5858	4	0.0681	6
泰州	-0.8675	11	0.0091	8	0.7181	3	-0.1997	7
宿迁	-0.5093	8	-1.5622	13	-0.0322	8	-0.7029	13

从表 3 得出的江苏省各市居住福利水平的综合排名结果，发现居住福利呈现区域特征，综合福利水平得分大于零的有六个城市，他们分别是苏州、无锡、南京、南通、常州和镇江，除南通地处苏中地区外，其余五个市均处于经济相对发达的苏南地区；而居住福利水平的综合得分小于零的宿迁、连云港、淮安、盐城、扬州、徐州、泰州等 7 个城市均地处经济相对落后的苏北地区，这些地区的居住福利水平低于苏南地区，其中特别是宿迁和连云港，这两个城市的居住福利的综合福利水平的得分值最小，与江苏省其它城市的居住福利水平差距较大。

三、城市人口流动特征

如前所述，城镇化的实质是非城镇人口受福利的吸引而流入城市生活，在人口流向目的地的选择过程中，他们通过比较原居住地和流入目标地的福利情况，从而选择福利较好的目的地，因此人口流向情况，一方面反映了不同地区福利相对水平，另一方面，这种流向的累计效果体现在城镇化率的高低上。下面从人口净流向的视角，分析江苏省 13 个城市人口的流动情况。

(一) 人口净流入水平的测度。

城镇化进程必然会带动人口流动，测度城镇化人口净流入速度的数据有两种来源，一种是户籍登记人口的数据，另一种则是常住人口的数据。下面利用这些数据来计算人口净流入情况。

基于户籍的人口净流入速度：户籍人口是指居民在当地公安户籍登记机关登记的人口。为了准确描述户籍人口流入状况，计算户籍人口净增长应剔除人口自然增长量的影响。户籍人口净流入速度=(当年户籍人口-上年户籍人口-自然增长人口)/上年

末户籍人口*100%。户籍人口净流入速度反映了人口愿意并能够落户程度，这个速度越快，表明人们在这个城镇的落户意愿和落户能力越强，反之则越弱。

基于常住人口的人口净流入量:常住人口是指在某地区居住半年以上的人口，按照我国人口普查规定，一个地区的常住人口=本地户籍人口-流出半年以上(不包括在国外工作或学习的人)的本地户籍人口+流入半年以上的非本地户籍人口。常住人口净流入量=当年常住人口-上年的常住人口-自然增长人口。净流入人口量越大，表明该城市对人口的吸引力越强，反之则越弱。

(二)江苏省人口流动特征

人口流动状况的数据来源于2014年和2015年的《江苏省统计年鉴》，根据以上方法，测算出2014年江苏省13个城市户籍人口净流入速度和常住人口的净流入人数，如表4所示：

表4 2014年江苏省人口流动状况及排名

城 市	户籍人口净流入速度(%)	户籍人口净流入速度排名	常住人口净流入数(万人)	常住人口净流入数排名
南 京	3.5301	4	172.89	2
无 锡	6.8994	1	172.87	3
徐 州	-0.8584	11	-160.69	13
常 州	3.9936	3	101	4
苏 州	6.0781	2	399.32	1
南 通	2.0185	6	-37.83	7
连云港	-1.0842	13	-81.35	10
淮 安	2.2363	5	-75.04	9
盐 城	1.8482	7	-106.26	12
扬 州	0.9951	8	-13.55	6
镇 江	-0.6083	10	45.07	5
泰 州	0.2962	9	-44.65	8
宿 迁	-0.9425	12	-96.42	11

根据2014年江苏省各市的人口流动情况，绘制象限图，如图1所示，其中横坐标为常住人口净流入数量，单位为百万，纵坐标为户籍人口净流入速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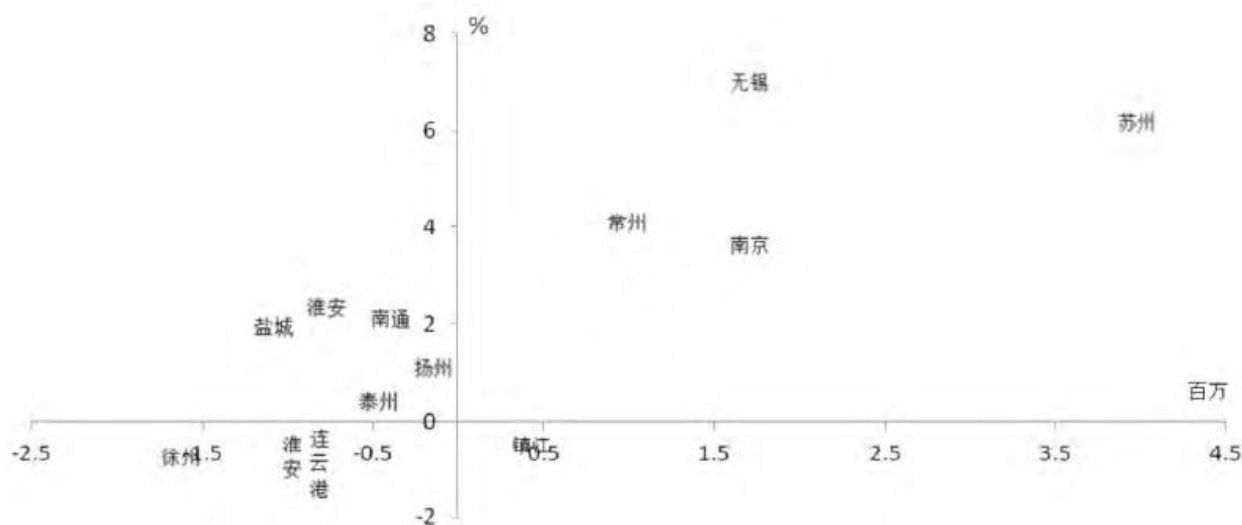


图1 2014年江苏省各市人口流动状况象限图

第一象限有苏州、无锡、常州和南京四个城市，均处于苏南地区。这四个城市户籍人口流入速度和常住人口净流入数量均为正，其中无锡市的户籍人口流入速度最高，而苏州市的常住人口净流入数最高。总的来说，苏南的大部分城市无论是从居民落户的角度，还是暂居的角度看，对人口吸引力都比较大。第二象限有盐城、淮安、南通、扬州和泰州，均为苏中或苏北城市，这五个城市户籍人口流入速度为正，但是常住人口的净流入量为负，且户籍人口流入速度要低于第一象限的四个城市，意味着流动人口在一定程度上愿意并且能够落户这五个城市，但是落户意愿没有第一象限的苏南四个城市强烈。第三象限有三个城市，分别为徐州、宿迁和连云港，均处于苏北地区，这三个城市的户籍人口流入速度和净流入人口数量均为负，意味着这三个城市处于人口输出状态。第四象限只有一个城市镇江，镇江市的常住人口净流入量为正，仅次于其余四个苏南地区，但是其户籍人口净流入速度却比较低，意味着镇江市当年的流入人口要小于流出人口，人口的落户意愿比较低，这可能与镇江当时相对严格的落户政策有关。

四、居住福利、人口流动速度与城镇化水平的相关性

近年来，学者对新型城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评价要求，有学者对城镇化发展的人居环境、生活质量、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单一方面构建指标体系进行评价^[4]；有学者对新型城镇化发展中涉及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多个方面构建综合指标体系进行评价^[5]。为方便起见，本文拟采用 Ray. M. Northam(1975)提出的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即人口城镇化率来测度城镇化的水平。

传统的城镇化发展模式给居住福利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如进城务工的农民没有享受到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公共服务。但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阶段，应把改善民生贯穿于新型城镇发展的全过程，使新型城镇化真正实现和谐、高效、绿色及共享的战略目标^[6]。

查阅文献发现，从居住福利角度研究新型城镇化和居住福利之间的互动效应的文献较少。在当前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探讨居住福利对城镇化进程的影响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 城镇居住福利水平与人口流动速度的相关性。

2014 年江苏省的居住福利水平与户籍人口净流入速度如图 2 所示，在居住福利水平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六个城市中，除镇江市外，其余五个城市的户籍人口净流入速度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居住福利水平与户籍人口流入速度间的相关系数高达 0.89，呈高正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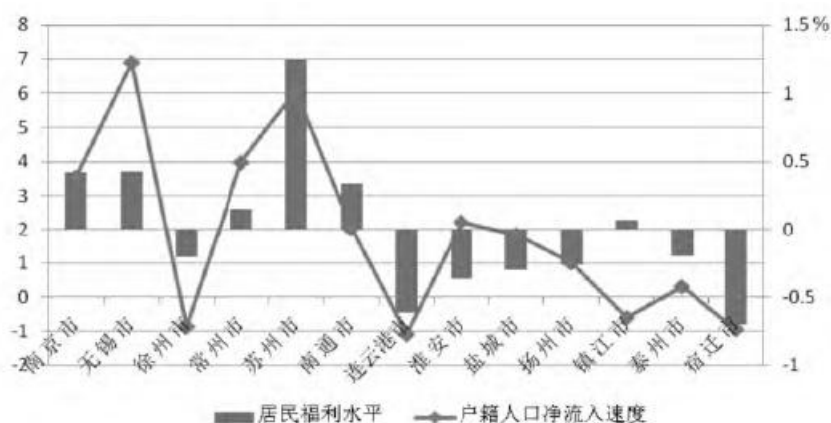


图 2 2014 年江苏省居住福利水平与户籍人口净流入速度对比

江苏省各城市 2004 年、2006 年、2008 年、2010 年、2012 年、2014 年居住福利水平与户籍人口净流入速度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89, 0.91, 0.90, 0.92, 0.87, 0.85，居住福利水平与城镇的吸引力高度相关。从较长期来看，居住福利水平的提高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明显。但个别年份和个别城市，两者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可能是受以下两个因素影响：一是户籍制度的变动，如镇江市，户籍人口净流入量与居住福利水平的变动差异较大，这主要是由镇江的特殊地位造成的。二是滞后效应的影响，如泰州市在 2010 到 2012 年，整体福利水平下滑较多，虽然 2014 年福利水平有所上升，但受滞后效应影响，户籍人口净流入速度仍然在降低。从近五年的数据看，江苏省新兴的部分二三线城市，如南通，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大量廉价劳动力支持经济的快速发展，不断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改善民生，提高居住福利水平，从而对流动人口产生吸引力，使得户籍人口净流入量呈增长态势。

（二）城镇居住福利水平与城镇化率的相关性。

将 2014 年江苏省各市的城镇化率按从高到低排序后(表 5)可看出：南京最高，达 80.9%，苏北城市宿迁最低，仅 53.7%。同时区域分布特征明显，苏南各市(南京、无锡、苏州、常州和镇江)城镇化率较高，苏中各市(南通、扬州和泰州)的城镇化率低于苏南，而苏北各市(徐州、盐城、连云港、淮安和宿迁)的城镇化率相对较低。

表 5 2014 年江苏省城市城镇化率

城市	城镇化率	排名	城市	城镇化率	排名
南京	80.9	1	泰州	60.2	8
无锡	74.5	2	徐州	59.5	9
苏州	74.0	3	盐城	58.5	10
常州	68.7	4	连云港	57.1	11
镇江	66.6	5	淮安	56.5	12
南通	61.2	6	宿迁	53.7	13
扬州	61.2	7			

对比江苏省地级市 2014 年居住福利水平与城镇化率的关系，结果如表 6 所示：

表 6 江苏省城市居住福利水平和城镇化率的分布

城镇化率		高	中	低
居民福利水平	偏高	南京、无锡、苏州、常州	南通	
	中等	镇江	扬州、泰州、徐州	
	偏低			盐城、淮安、连云港、宿迁

江苏省 13 个城市的城镇化率(表 5)与居住福利水平(表 3)之间的 Pearson 相关系数为 0.8161。由上表可知，南京、无锡、苏州、常州的福利水平和城镇化率均较高，扬州、泰州、徐州的福利水平和城镇化率居中，而盐城、淮安、连云港、宿迁的福利水平和城镇化率均偏低，但是南通的福利水平较高而城镇化率相对低，镇江的福利水平居中而城镇化率却相对偏高。说明南通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比较重视居住福利的引导，而镇江有较好的发展前景，但在居住福利建设方面还需努力。

五、研究结论与思考建议

综上所述，笔者发现：首先，城镇居住福利水平的分布呈区域性特征，居住福利水平高低与区域经济水平高低相一致；对江苏省而言，苏南地区的城镇居住福利水平高于苏中地区的，而苏中地区则又高于苏北地区。其次，城镇居住福利水平与城镇人口净流入呈正相关，苏南地区的城市，居住福利水平较高，这些城市的人口净流入量也较大，而苏北地区的城市，居住福利水平相对较低，这些城市的人口则呈净流出态势。最后，城镇居住福利水平与城镇化率之间也呈正相关，相关系数为 0.8161。高福利水平的城市，其城镇化率也相对较高。可见，人口受福利吸引而流动，福利水平高的地区对人口流入的吸引力大，其结果是推高城镇化率。

主要的思考和建议是：第一，在城镇化建设及发展过程中，应把居住福利的增加当作重要抓手，以满足居住福利需求为导向，

不断丰富居民的福利内容，改善和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城镇居民的福利提升过程，要明确福利对象，制定好福利目标，安排好福利进程，规划好福利布局，结合自身经济能力和居民需求；要考虑居民的需求次序，要考虑经济承载能力，还要考虑居住福利的产出效率。

第二，居住福利水平的分布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其居住福利越好，对其它地区的人口吸引也越大。但是，我们需要反思的是：一方面，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人力、人才、资金等核心资源会形成“吸力”，为通过资源集聚来提高发达地区生产力，创造更好的经济效率；但另一方面，这样下去，又会进一步拉大地区间的经济差距，导致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因此，政府应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来平衡发展，通过加强居住福利的构建，增加中小城市的吸引力。

第三，如果与居住福利相关的公共资源配置都集中在一、二线城市，那么这些城市的“吸力”就会导致大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增加大城市的交通压力，降低大城市的避险能力等，造成不良后果，甚至诱发“城市病”，结果反而降低了大城市居民的福利水平，违背了城镇化发展的初衷。因此，城镇化的发展应当防止盲目扩大规模，将公共资源进行合理地分散配置，加大对中小城镇发展的政策引导，加大对中小城市发展的支持力度。

参考文献：

- [1] 辜胜阻，凌云．农村城镇化的发展素质与制度创新 [J]．武汉大学学报，2003(5)．
- [2] 陈晓春，道国．新型城镇化低碳发展的内涵与实现路径 [J]．学术论坛，2003(4)．
- [3] 王祖山，明月，梁世夫．民生视域下保障性居住的居住福利探析 [J]．现代经济探讨，2016(6)．
- [4] 孙峰华，魏晓，王兴中，等．中国省会城市人口生活质量评价研究 [J]．中国人口科学，2005(1)．
- [5] 王家庭，唐袁．我国城市化质量测度的实证研究 [J]．财经问题研究，2009(12)．
- [6] 王雅莉，张明斗．中国民生型城镇化的框架设计与优化路径研究 [J]．城市发展研究，2013(5)．